

我係一個糖水仔。

作者: 言重

Powered by [紙言](#)

1

「覆返你一次呀。兩個心太軟，一個配云尼拿雪糕，另一個配朱古力雪糕。」

「無錯。」

「多謝晒，幫你收返個menu呀。仲有，心太軟大概要等十至十五分鐘。」

又是一個忙碌的晚上，整晚就是落單、執枱、抹枱、出甜品、招呼客人和派『飛仔』。雖然忙碌，但仍然樂在其中。皆因每一次把甜品擺到客人面前，也會有一種期待感。

「哇，好靚呀。」

「唔好食住呀！影張相先！」

雖然甜品不是我造的，但看到客人有如此絕全的反應，也會為在熱哄哄的廚房裡製作甜品的兩位大廚感到一點點喜悅。

啊。差了忘記了自我介紹。我叫阿然，現在是一個全職的打工仔，日頭一份寫字樓文職，夜晚一份糖水鋪樓面。以前讀書算是中規中矩，會考有十七分，順利原校升上中六。然而高不成低不就的成績實在有點尷尬，升上中六後實在很大壓力，死讀死背在學校還能蒙混過關，可惜在公開試卻落得慘痛的收場。

不用多說，大學當然升不了，卻選了升讀副學士。縱然有多一個機會、途徑去考上大學，卻在non-j upas的黑箱作業中失敗了。

家中不是特別富有，爸爸也堅持要我為自己所選的負責，所以我借了政府的錢來完成副學士課程。結果？就是債台高築。

無辦法。

『路係自己揀既，仆街就唔好怨。』

唯有打兩份工，快快手還晒政府條數佢，再作打算。

寫字樓的工作，就是對著電腦屏幕，十隻手指不斷拍打鍵盤，沉悶到極。公司裡的女同事，全都是上了年紀的師奶，我連在茶水間多留一會吹多兩嘴也不想。

日頭一份工，夜晚一份工，想擠一點時間出來娛樂一下真的很難。

不過，當你以為我的生活真的如此爛透之時，我要告訴你一個鐵一般的事實。

世上還有很好的僱主。

沒錯，就是糖水鋪的僱主，也是我之前淺淺地提過的兩位大廚。

還記得我是透過勞工處的網站找到這份工作，也許是天注定，他們剛剛把招聘的資料擺上去網站，坐在電腦前的我就看到了。隨意地就撥了個電話去，說了幾句就叫我去見一見面。

然後，就聘請了我。

在這小店裡，就是充滿了人情味。

「窩夫上面要唔要加cream呀？想配咩生果呀？」老闆娘問我。

「要呀。我自己黎得架啦。」我靦腆的笑著回答。

「唔洗笑得咁開心。喱度加埋老闆娘服侍，今晚份糧冇晒架啦。」她笑得比我更開懷。

「我地時不時都有宵夜食架，有時又會冇咗多左個心太軟添。」另一位老闆娘對我說。

又有得食，又有錢搵，你都咪話唔盞鬼。

呀！仲有，有時都要送下外賣，都有啲劫架。不過有時都有啲幾得意既客，有一次送十幾個糖水去一個單位度，當時適逢英超最後一輪，要返工既我當然冇得睇波啦，但送到去個單位既時候入面成班人都一齊睇緊波，果一刻既我，真係好空虛同寂寞。

可能果個比錢既客又真係睇得出我好慘，佢竟然同我講波，我地就係咁隔住個鐵閘講左成十幾分鍾，直到我還返錢比佢，加上電視又播返綠草如茵既賽場，我知道佢係時候關上家門趕我走。

「喂，不如一齊入黎睇波呀？」

「下，唔係掛？」

「黎啦。」佢打開左屋企既大門。

就係咁，我就半推半就咁入左去睇波，最後返到鋪頭竟然冇比人省，嘻。

今晚也不例外，又有客人叫外賣。

「阿然，幫手送一送外賣呀。」

「知道。」

老闆娘叫到，只好答應。我挽著裝著了兩碗楊枝甘露的膠袋，昂首闊步的踏出了店舖，走去糖水鋪附近的店樓。

「嘎 ... 嘎 ... 嘎 ...」我一步一步踏著石梯級，不斷的喘著氣。

想不到出來工作後，體能真的比以前差得多了。驀然回想起以前在球場上像個鐵人般不斷奔跑仍不會喘氣，與現在相比，真的不復當年勇。現在竟然被幾級樓梯難倒。

真是想咒罵那客人，才叫得兩碗平價甜湯，就要我花上那麼多的力氣，👑😄👑！

好不容易才撐過，終於到了五樓。

我輕輕按下門鈴，隔著木門幻想著究竟會是個怎樣的人打開門呢？

最好就是個有錢人，給多一點小費；
哎呀！住唐樓的大多也不太富有吧。

那麼，最好就是一個美女，養養眼也好 ...

「咔嚓。」說時遲那時快，門已經打開了。

「兩碗楊枝甘露，五十八蚊呀唔該。」嘖。就是個平平無奇的學生妹。既不會給小費，也不養眼。

「哦，等等 ...」她想要把錢幣從錢包裡掏出來。

「呀！」忽然，有一把女聲在尖叫。

那位正想要付錢的女生馬上掉頭走開，木門又再關上了。

我對著那道木門，五樓又再變回一片死寂。

過了一分鐘，木門終於再次打開

「唔好意思呀。拿。」她把錢遞給我。

「係呢，岩岩做咩事呀？」嗯，人總是有點好奇心。

「哦，冇。我家姐切親手指咋嘛。」她一臉認真的回答。

「呀！我銀包袋左塊膠布，比你家姐呀。」我把一張印有海綿寶寶圖案的膠布遞給她。

「呃 ... 唔該。」她有點愕然。

「五十六蚊收齊啦，多謝晒，下次再幫襯過呀。」

做我地喱啲服務性行業，就係要好態度架啦，今次咁既服務，無得頂啦掛。返到鋪頭一定要邀一邀功。

2

日子一日一日咁過去，返糖水鋪最好既你估係咩？

有糖水食？係既。
老闆娘好好？都係既。

有囡吸？冇錯啦。

唔知你地有冇發覺，普遍食糖水既女人都比較正。根據非正式統計，食糖水既女客人係正過食茶餐廳既女客人。

所以每逢有靚女黎食野，我都會金睛火眼咁吸到佢實一實。

不過，最可惜既係 ...

通常黎食糖水既靚女，身邊都總會有一個男人。唔知係公定男朋友啦，但我知道這些機會都不會屬於我的。

佢地都有啲共通點，唔係高大有型靚仔，就係手渣住條平治或者寶馬既車匙。不過以上兩點一定唔會夾埋係同一個人身上。

「唔該。」

「係。」

有一個樣子姣好既女人叫我。

「可唔可以比多隻匙羹我呀。」

「哦，好呀。」

望一望佢隔離，一個鼻高高眼大大既型男。

再諗下自己，樓又冇，車又冇，債又未還，樣又唔夠靚唔夠型，高又唔夠一八零。

算啦，都係安份守己，做個小毒擦算啦。

糖水鋪唔忙既時候就可以拎部電話出黎上下高登，玩下手機。一忙呢就忙到仆街，再加埋對住啲仆街客，真係會想死。

所以我都係鍾意對住啲後生仔，係就係嘈啲，不過起碼朝氣蓬勃，望到佢地都開心啲呀。係呀，後生女梗係正啲架啦。

「十位呀唔該。」

企係我前面既係一個搵住結他袋既女仔，店舖外面昏暗既燈光映照著，仍然見到佢皙白的肌膚。

「介唔介意坐喱邊？我開幾張枱比你地呀。」

每次對住啲靚客，我都會特別好態度。

「好呀。唔該晒。」

語畢。佢仲露出左一個淺淺既笑容，果對虎齒令我覺得佢格外可愛。

幫佢地安排左坐位，十個人排排坐，睇餐牌。我就企係旁邊等佢地發號司令，幫佢地落單。落住喱班後生子女，真係有啲懷念以前既光景。

以前中學果時，都係咁樣柴娃娃成班人一齊周圍去。食飯又十幾條友，打波踢波又係十幾條友，去c amp又係十幾條友，形影不離，真係好開心。

雖然我都唔係好老，但係當所有朋友都投身社會之後，想話約齊十幾個老友一齊食餐飯、飲碗糖水，真係談何容易。

「喂。你地唔好掛住玩啦。落野食啦。」

我從白日夢中返回現實，我看了看那位女生，她對我笑了一笑。

那女生好像有留意到我呆呆的在旁邊站著，有點不好意思，就叫友人快點落單，免得我呆等。

真細心。

左手拿著雙面的落單紙，右手則執著一支藍筆在紙上亂舞，寫著客人點的東西、枱號和價錢，口中則吐出一段機械式的答案：「雪糕有朱古力、云尼拿、綠茶同芒果味。」

其實，餐牌有寫架。

「覆返你一次呀，一個

最後一個朱古力心太軟配朱古力雪糕，總共十個，唔知有冇錯呢？」多數也不會錯，手板眼見功夫怎會有問題呢。

「冇錯啦，唔該。」

正當我打算掉頭就走向廚房交單之時，衫尾竟感到一陣小小的力，像是有人扯著我，不讓我走 ...

「唔係呀嘛，十二點都未過喎，唔係好夜咋喎，喱度啲燈光仲好猛喎，黎啲咁既野？」

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

老子什麼鬼也不怕！

我稍稍掉頭向著衫尾那邊看一看，真的有一隻手。一隻很白的手，手指很修長，指甲亦很長。剛剛點了食物的那一枱人依然高談闊論，說話也很大聲，看似什麼也沒有看見。

難道只有我一個中招？

「喂，你比我走啦。」我在心裡默默的說著。

當我正打算用更大的力跑走，嘗試脫離他的魔掌，他竟然更大力的扯著我的衫尾

「喂。」

咦？是誰用噴氣般的輕聲叫著我呢？

我一股作氣把整個人都向後望，原來是那個我一直注視著的女生叫我

「呼。」我鬆了一口氣。

她把四隻手指輕輕的向自己的方向動，示意要我靠近她一點，我就走近了幾步，彎低了腰。

「可唔可以幫我係個心太軟度寫Mandy Happy Birthday
呀？」她哄到我耳邊，又是用邊噴氣邊說話的方式，弄得我很癢。

「ok呀。」

回應了她之後，我就慢慢的走向廚房那邊，想著剛剛那種距離感，那種幾乎沒有隔膜的距離，彷彿能夠感受到她的體溫 ... 彷彿 ...

媽呀！好毒呀！

「唔該，有一個心太軟。」我對廚房說。

還是少幻想，多做事比較好。

「叮。」這是殘酷一叮裡的叮叮聲，也是代表廚房完成了某道甜品，要我們出甜品的時候。

香噴噴的心太軟配上一球有著朱古力碎的朱古力雪糕，真的令人食指大動。再用粉紅色的草莓漿在潔白無瑕的碟上寫上Mandy Happy Birthday，整隻碟也被心太軟、雪糕球和祝福填滿了。

「喂，阿然，等一等。」

正當我想將這碟已經很完美的心太軟捧出去之時，老闆娘把我叫停了。

「咁就fit晒啦。」

不知道老闆娘從哪兒找到一支蠟燭，把它插了在心太軟的上面，再用火槍把燭芯燃起，微微的火光亮了，把整道甜品再昇華起來。

我小心翼翼的把這碟心太軟捧出去，轉了個彎，我看見剛剛那位叫我在心太軟上為她的朋友寫上祝福的女生在結他袋裡掏出了她的木結他，

已經進入最後直路 ...

「嗖。」

不知道那裡來的一陣風，竟把蠟燭吹熄了。

「Sorry。」

我對那個拿著結他的她做了個口型，就馬上跑回鋪裡補救。

跑到廚房又再點燈，未踏出鋪子蠟燭已經給冷氣吹出來的風吹熄了。

「頂。」

眼看著碟上的雪糕球開始「流汗」，我知道時間已經無多。

人急智生，我走到心太軟所屬的枱附近，問了一個客人借了個火機。

「蹠。」燭光燃起了。

任務完成了一半，我又再次跑到直路。

我慢慢，慢慢，慢慢地踏前；
我輕輕，輕輕，輕輕的提腿；

快要到了！

當我把心太軟從天而降，放到客人的枱面上 ...

結他聲突然響起了 ...

「Happy birthay to you , Happy birthay to you , Happy birthay to Mandy , Happy birthay to you !」

「YEAH !」

「快啲許願吹蠟燭啦。」哈，是我千辛萬苦燃起的那支蠟燭。

看著那位應該叫mandy的女生手合十緊閉著眼睛許願，再把蠟燭吹熄，然後她身邊的朋友又再一次用如雷的聲浪喊出一句「生日快樂！」

目睹這個充滿著笑聲、笑顏、笑聲的畫面，真的很開心。

那個女生把生日歌彈奏完，把結他架在大腿上，對我著說：

「唔該晒。」

我看著她，嘴角微微上揚了少許，說：

「唔洗客氣。」

他們一行十人打打鬧鬧、談天說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一不談，很快就坐到我店快要關閉的鐘數了。

「唔好意思呀，我地就收鋪啦。」真的有點不好意思，好像有點兒掃他們的興。

「我地唔好意思就真啦，坐左咁耐。
呀，係啦。喱度啲甜品好正呀。」

又是那個問我拎『飛仔』、叫我寫字、彈結他的女生。

「幫你同大廚講。」我回答。

「仲有 ... 多謝你咁辛苦都幫手點支蠟燭啲。」她笑著說。

「哈 ... 哈，唔洗客氣。」我乾笑了幾下，剛剛笨拙的醜態一定被她看到了。

我把他們吃完的碟子收拾過去，而他們也付完款。

「多謝晒，拜拜。下次再黎過呀。」

係。
我認。

我真係好想佢再黎過。

她回眸，

嫣然一笑。

這一個笑容，足以把我殺掉。

我看著她的背影慢慢走遠，慢慢變得模糊。

或許她的笑容真的殺了我 ... 我像個死人一樣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包括問她拿個聯絡方法。

我知。

講到尾，其實我都係冇膽姐。

一個陌生人，素不相識，無啦啦點會肯比個電話你呀。

「阿然，收鋪啦。」

「收檔？」我低著頭自言自語。

「收鋪呀，唔想收工呀？」

「哦，係！」

還以為老闆娘知道我對客人有非份之想所以叫我『收檔』，還好只是收鋪放工。

或者，像我這種人，不吸引，真的應該收檔。

3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煩惱照樣複製。

煩惱？對。我來告訴你，我有什麼煩惱。

自從那夜之後，腦海不斷浮現那個女生的樣子，她的笑顏、雙眼、聲線、彈結他的樣子。可恨的是，我連她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

FUCK MY LIFE。

「阿然，出去開枱。」

「係。」

現在每晚在糖水鋪的時候，也會有一種期待感，期待著那個女生會再來吃一次甜品，希望兩位大廚上次的甜品可以得到她的垂青，令到她會想起心太軟的香味、蘋果金寶的甘甜、酥皮的鬆脆... 或者... 想起我的誠懇服務態度。

「滴... 答... 滴答... 滴答...」

一邊打開摺枱，一邊聽到有微弱的聲音。應該是水點跌在我頭上的布蓬的聲音。

「沙... 沙沙... 沙沙沙...」

還未夠一秒，鬱鬱寡歡的天空好像已經忍了很久，在開店沒有多久就一次過把淚灑下來。

「擺境定贈慶呀，我都未喊你喊乜春。」我在心裡跟天空說。

說實話，做糖水鋪這門生意，天氣也真的會影響到營業額。當然，未至於租單車那些般直接影響，一下雨就極慘淡。但下雨的天氣，總會令人悶悶不樂，家門都不願踏出，何況走過來我鋪頭慢慢坐低點一個甜品？

不用多講，今天也不會有客人來光顧了。難得的星期六，還期待著可以見到她再來光顧。（第一次見到她就是星期六的晚上）

就算她不來糖水鋪，本應忙碌的weekend能為糖水鋪帶來多一點生氣，也讓我忙多一點，忙得不可開交之時也可以不用再朝思暮想著那個女孩。

可惜，

下雨天我的如意算盤一定不會打得響。

「阿然，坐下啦。都唔會有幾多客架啦今晚。」老闆娘真的很善解人意，知道我早上幹活了很久，一

定累透了，主動叫我坐下休息一下。

「咁我唔客氣啦。」恭敬不如從命，我坐下了。

把手機拿了出來，左掃右掃，高登的膠post都看過了一遍，whatsapp裡的group還是依舊的響過不停，不過也只不過是一堆沒營養的訊息。

「叮噹。」

由上而下拉下手機的提示

咦？wechat的圖示？

下載wechat有一個好處，就是有免費飲料喝。當初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才下載了它。

然而我一直都知道wechat是個公專用的程式，心癢癢的我也想一嘗當個公公呢蝦條的滋味，但奈何自己不太懂花言巧言，跟素未謀面的人透過程式聊天，總是有點不習慣，也未能全心全意坦誠說出心裡的所有，將所有東西都分享，所以之前跟wechat的人聊天也只是一句起兩句止。

只能說我不是個稱職的公公吧。

所以這個程式也被我慢慢遺忘了，但這一個下雨天，竟然把這個程式喚醒了？

我按了按電話的屏幕，打開了wechat。

「Greeting from K」

K: HI

就這樣一句hi，真是沒有誠意。

我: HI

咦？看清楚一點，那張頭像豈不是我店的心形窩夫？

K: 返緊工？

K: 返緊工？

你又會知我返緊工架啲。

我: 係呀。

「阿然，二號枱既芒果窩夫。」老闆娘對我說。

我連忙把手機收到褲袋裡，把由三個心型窩夫砌成花朵圖案的高夫甜品送到二號桌子上。

「哇，好靚呀。」

真的很喜歡客人對甜品的各種稱讚。雖然甜品不是我造的，但聽到這些讚美，總會會心微笑。

咦 ... 窩夫？莫非你就係K？

我再一次把手機由褲袋裡掏出來，我用左手緊握著手機，雙眼則目不轉睛的盯著二號桌那位正在吃窩夫的女客人。

滴答滴答滴答 ...

這並不是剛剛在出面開枱時聽到的滴雨聲，而是店裡面時鐘運行著的聲音。秒針每一秒也在轉動著，分針每六十秒也向前走一步，而那位客人也一邊用刀切著窩夫，再舀一小匙雪糕和一顆芒果在窩夫上，用叉一下子串著窩夫、雪糕和芒果，張開小口把它放在口中，一臉幸福的樣子。

嗯，那位客人是蠻年輕的，所謂十八無醜女，她說得上是一個頗貌美的女生，只不過是脂粉味略為重了一點，也是平時大家口中說開的「MK」。

如果K是她也不錯呀，只不過 ...

「滋滋 ... 滋滋 ...」是緊握在手中的手機震動產生的聲音。

K：今晚落雨應該冇乜人黎食野嘞，可？

我一直金睛火眼般盯著那位吃窩夫的女生，她的嘴巴忙著享受當前的美食，而雙手則忙著切著窩夫，等待再放進嘴巴的一刻，雙手完全沒有空閒的時間觸碰手機。更何況，我跟本沒有看到她有拿過她的手機出來，她怎能回覆我呢？

她不是K。

對方擺明車馬就知道我的樣子，知道我是在糖水舖工作。而我卻只知道他的化名是K ... 或者他很愛店舖的窩夫，只是這麼多。

K是K先生還是K小姐，是個謎。

我：係呀，鋪頭得好少客。

既然對方已經知道我是誰，我就照直跟她說鋪頭沒有幾多人吧。就是少客，我才要看清楚K會不會其實在店內。

我：我可以叫你做 ... K ？

或者是人天生有好奇心，跟一個窩夫頭像對談，令我更加好奇對方是什麼人，我不知不覺的連續發了兩個訊息給他。

這次，我要看清楚K你會不會在店內。

店內只得三拾客人 ...

「滋滋 ... 滋滋 ... 」

說時遲那時快，K又回覆我了。我很清楚的看見，店舖內沒有人按電話。

K：叫我K小姐。

K：係呢，你叫？

對。我的ID只有我的姓氏，沒有化名。
好像有點奇怪，但就是這樣。

K小姐 赫然想起K 可以代表 Kira - 奇拿。

我：叫我L。

我沒頭沒腦的回覆了她。

與其說是我沒頭沒腦，倒不如說是我說的話太有深度，普通人並不會聽得懂說話間的隙縫。

才關上了電話屏幕一會，電話又有震動。

K：L，你捉不到我吧。

呃 ... 當我看到這條訊息時，我整個人都愣著了。竟然有人知道我的想法？

K：我也有看死亡筆記啊。

有看也不等於會知道我的想法吧。也太巧合了吧。

我：想不到K小姐也有看。呀，應該是奇拿吧？

請你透露一下你的來歷吧，K小姐。

K: 隨便你。反正你也不會捉到我，哈。

哈？有那麼好笑嗎？看來她不想被我捉到，甚至想戲弄我。我就是那隻掉進了迷宮裡的迷途小羔羊，她就在高處看著我的一舉一動，真可惡。

被人「捉弄」，本應是挺憤怒的；然而，自己心裡卻想跟她嘗試聊一下，沒有什麼，就是認識一下。可能是因為我知道我們有碰過面，沒有想像般陌生，只是我不知道她是誰；又可能是因為自己久旱逢甘霖，難得有位女生主動跟我交談，騰出一點兒時間去用手指打幾隻字、覆幾句話，應該不難吧；又或者是因為她與我一拍即合，單單溝通了幾句已經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就是很親切的感覺，所以想跟她再聊聊 ...

又或許，純粹是自己的私心，我有點想把那位讓我感受到什麼叫一見鍾情的女生投射到K小姐身上，滿足一下自己的慾望。

就是這樣，我決定跟K小姐玩下去。

我：K小姐，我一定會捉到你。

4

就是這樣，我跟K小姐開始了這場遊戲。而這場遊戲，根本沒有贏的機會；茫茫人海，要找個K小姐出來談何容易呢。

所以與其說是遊戲的開始，倒不如是我跟她開始隔著電話屏幕交談的經過吧。

平平無奇的日子因為K小姐的出現而變了一點，我的意思是 ... 多了用手機。

跟K小姐溝通是很自然和舒服的。也許是基於nothing to lose的心態，跟這位不明的K小姐溝通，包袱也少一點，不會刻意裝作有深度或者有風度，直話直說的感覺真的很爽；不用像以前般跟某些心儀的女生交談時，要對著維基查看某外國大導拍攝過的電影，只因為那時我並不知道她口中所說的外國導演，卻要裝作滿腹經綸的談下去。

K: 你有冇睇開咩書架？

我: 以前都有睇既，不過近排都係睇開高登故咋。

K: 噃你鍾意邊個寫手呀？

我: 小姓奴！

K: 殘忍的單戀非你專利~~~~~

「我睇開尼采架。」這句虛偽的說話可以收回了，還是做自己較開心。

幾日又再過去，那位女生都未再出現過在我的眼前。幸好，有K小姐帶給我一點心靈上的慰藉。這種慰藉，是因為我不知不覺當了K是那位令我一見鍾情的女生所帶來的嗎？抑或是單純跟K聊得很好呢，真的弄不清啊 ...

「喂！」遠處有位客人一臉不悅的向我招手。

當我在發夢時，總會有人帶我返回現實，這次是一位男客人。

「黎緊。」我大聲喊。

我: 要捉奇拿呀，遲啲傾。

在一邊走過去那張桌時，一邊回覆了K小姐。週末的晚上，店內外都擠滿了客人，只好讓K小姐等一下了。

「你地喱度有冇西瓜西米露果啲架？」他用一口半咸半淡的廣東話問我。

「冇呀，唔好意思。或者試下其他甜品呀？」本店真的沒有嘛，只好這樣回應。

「挑你老味，喱啲都冇，咁撚少野揀架。」你老味，個餐牌度都接近四十個甜品啦。

「唔好意思呀，或者可以試下今日既special呀，有 ...」算啦，點都要忍下。

「唔洗啦，求其比個芒果涼粉我啦。挑，喱啲咁既糖水食水咁撚深 ...」他一邊自言自語著。

「好，多謝晒。」

挑，四十個糖水都冇個岩食你就唔好食啦，出面仲大把客等緊呀。

「芒果涼粉。」不消一會，又要碰到那個男人。

「唔該叔叔呀。」那男人對著她的女兒說，而他口中所說的叔叔，應該是我吧。

被一個比我更「叔」的阿叔稱我為叔叔，真的弄得我哭笑不得；如果她是對著我店其他皇牌樓面冠上『阿姐』一詞，我保證他不會有好下場。

跟兩位大廚老闆娘陳述剛剛的經過後，還以為會得到同情，怎料到她們竟取笑我，還不斷叫我做「叔叔」。

忙完剛剛開店的一少段時間後，終於有丁點兒空閒的時間看一看手機。

K: 哈哈，好白痴呀你。

每當看到K小姐傳來的訊息，也會不其然的投射到那位擁有虎齒的女孩身上，就是制止不住腦海幻想著那女孩在巴士上、家中、街道上按著手機，用K小姐的身份跟我談話，然後看見我的文字會情不自禁的在街上傻笑起來，臉頰泛起微微的淺紅色 ...

「阿然，送外賣呀。」

每當發白日夢時，總要有個人把我拉回現實世界裡，這次是老闆娘。

「係。」

世事又豈會盡如人意，如果K小姐真的是那位女生，我願意折五年壽 ... 呃 ... 好像太多了 ... 三年吧 ...

「送去寶馬花園，廿三號。」

「快啲送去呀，唔係啲雪糕熔晒呀。冇錢人地方黎架，唔好失禮人呀。」老闆娘接著說。

「哦，知道啦。」我沒好氣的回應。

5

在社會工作了一段時間，也知道最基本的一些生存規則。有三類人是一定不能得罪，一是女人，二是有錢人，三是有錢的女人。

正所謂『寧得罪小人，莫得罪女人』，女人心胸狹窄的程度絕對是不容忽視，萬一高估了女人的器量，就得容易得罪她們。

而有錢人為何不能得罪？有財有勢的權貴，自古以來也是不能得罪的，不多費唇舌解釋了。

這次要送外賣到有錢人的地方，必定要快狠準。

要不雪糕熔了，一切的後果都是我這個小小的糖水仔扛下。

我：係啦，我最白痴。踩單車，唔傾住。

要快就當然要靠單車代步，除非你覺得一個糖水仔其實是退隱了的香港徑賽代表隊隊員。

我把幾袋甜品放在單車的把手那邊，安置好它們。

「躡。」再用左腳向後一伸，把撐著單車的那根鐵踢起。

左右腳踩著腳踏前行，而這輛老爺車則不時發出「噠 ...

噠」的聲音，也許是齒輪的問題吧。這輛單車雖然不是上乘貨色，座墊又硬又不舒服，坐多一會兒屁股也會感到酸痛；不過在晚間騎著單車送外賣其實還不錯，清風送爽，晚上的街道人又比較少，可以風馳電掣，自由自在的穿梭平時繁囂的街道，這種感覺還不錯。

呃 ... 重申一下，送外賣只限可以踏單車的時候我才會享受。

「迎著風，向前衝。」雙手輕輕的握著把手，口裡哼著兒歌，很快就到了寶馬花園。

「十九號 ... 二十號 ... 廿三號。」

「係喱度啦。」我低聲說著。

站在這個寶馬花園廿三號的門外，真的有點不慣。這是一整棟幾層的樓，像所別墅般。門外擺放的幾棵小盆栽令這所「別墅」格外添加了一份清新的感覺，變得一點也不俗氣。

這所「別墅」，應該是我窮盡一生也沒法買到的了。唯一可以自我安慰一下的是，我所住的公屋樓下的花花草草比這裡的還要多還要茁壯 ...

「叮噠。」都視姦了別人的住所一會兒了，是時候按下門鈴，再怠慢下來雪糕就會熔掉了。

「叮噏。」手癢癢，按多一下吧。

「咁。」是扭開門鎖的聲音。

門打開了，站在我前面的是個比我矮一點的女生，穿著休閒的t-shirt及短褲，擁有著皙白的肌膚和 ... 一副 ... 我很熟悉的臉孔。

她就是讓我朝思暮想的那位女生。

唯一不同的，就是她沒有背著一個結他袋。

「呃 ... 」

忽然之間看到她，有點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呃 ... 係咪叫左 ... 甜品？」面對著她，心裡有種怦然的感覺，說話也有點結巴。

「係呀。」她的聲線沒有改變，依然像銀鈴般清脆、悅耳。

「喱度齊晒架啦 ... 一共一百三十五蚊呀。」

「等一陣。」她轉過她的臉，用腳撐著門，去找該付的錢。

我從打開了的大門看進去，是一間很大很寬敞的住所。真皮的沙發配上至起碼五十吋以上的高清電視，放工的時候等坐在這看電視必定是帝皇式的享受 ... 倘若電視節目的質素可以提高一點的話。而角落還有一部鋼琴，想不到她不只懂彈結他，就連鋼琴也會彈奏 ...

「喱度齊架啦。」她笑著對我說，那對虎齒又跑了出來。

「多謝晒。」我說。

現在，我跟她近在咫尺。

真的，很近很近，只隔著一道無形的扇門。

「呃 ... 」她欲言又止。

此時此刻，才驚覺眼前的這個女生，就是我永遠也高攀不起的那一種女生。一看就知道她家境富裕、不愁衣食，而我只是一名仍負債的公屋仔；又有才華和氣質，而我就只不過是一個只懂打機和打飛機的男生；再加上她樣子甜美，如果我真的能夠與她有進一步的發展，我想這大概要花光我一輩子的運氣。

「我係咪係糖水舖見過你？」她對我說。

想到這裡，一種莫名其妙的自卑感忽然湧到腦袋裡。

「呃 ... 係咩？」我冷冷的回應她。

始終敵不過自卑感，難道要厚著臉皮、硬著頭皮結識她嗎？

「哈哈 ... 唔該晒 ... byebye。」

她把門關上了。

看著那扇門再次關上，我覺得像我這種如此普通、隨街找個招牌掉下來也壓死幾個的男人，本來就應該被比那扇門更厚的東西隔著自己和像個天使的她。

現在只隔著一扇門，已經便宜了我。

『癩蝦蟆想食天鵝肉』

門閉上後，腦海就不斷浮現這句話。那道門無論如何都會關上，因為它打開是為了迎接膠袋裡的心太軟、蘋果金寶、法式脆糖燉蛋、各式各樣的甜品；而我這個糖水仔就只不過是一道橋，為她連接著精美的甜品，當我成功把甜品運到了目的地，我的任務都完成了，門自然就要關上。因為要進屋裡的不是我，而是甜品。

越想越頹廢，不想再回到店鋪內看著人們慶祝生日歡天喜地的場面、情侶拍拖互相喂對方的甜蜜片段，只想一個人靜靜的走。

我沒有騎上單車，只是靜靜的推著單車前行，拖著沒有靈魂的軀殼。

「叮噠。」

K: 送完外賣未呀外賣仔？

是個回魂訊息。

我: 送完啦。

就是沒有力氣和心情去打多幾隻字。

K: 噢 ... 你怎麼了？

我: huh ? 我怎麼了？

K: 做咩無晒心機囉。

有這麼容易被看穿嗎。

我：冇咩呀 ... 覺得自己好廢姐。

早就跟大家說過，跟K小姐聊天就是可以直話直說。沒什麼好掩飾，因為她一下子就把我看穿，難道我還要兜彎抹角去騙一個關心自己的人嗎？

K：下邊係呀！

K：你叻過我好多啦。你見識又多，又識打理家頭細務，又識煮飯啲。你又孝順屋企人啦，又對自己既細佬好，咁辛苦做兩份工都係想比多啲資源細佬去補習，讀好啲書。我覺得你一啲都唔廢啲。

嘿，原來不知不覺都跟K小姐說了很多自己的東西。

對呀。並不是出生於小康之家，父母為了供養我和弟弟，雙親已經疲於奔命的去工作，奈何學歷不高，做的工作工時又長收入卻不高，家裡怎會有多餘的錢去聘請一個傭人去照顧我們。

然而工時長又阻礙了他們照顧我們兩兄弟，唯有靠我去照顧弟弟和看守著家裡。所以我不像一般的八、九十後，我從少就學會了打掃家裡的每一個角落、洗衫、燙衫、拖地、吸塵無一不曉。為了幫輕媽媽，也會襯有多一點空閒時間的時候去幫她煮飯，煮了差不多十年，廚藝即使未算精湛也過得去吧。

很想靠自己的雙手去闖一番事業孝順父母，可惜寒窗苦讀、臥薪嘗膽卻未能湊效，始終敗給了公開試。最後怎樣，大家也很清楚。

有時候聽到父母對我說：「阿仔，做得咁辛苦為咩呀。我地又唔係要享咩榮華富貴，唔洗逼到自己咁緊啲。」

真的很感思自己有這麼好的雙親，卻又十分慚愧，悔恨自己沒有能力讓他們享享清福。所以只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予弟弟。

想到這裡，眼眶竟不自覺的有點淚水，我強忍著它，不讓它流出來。

我再一次看著電話屏幕，看著K小姐那段說話、鼓勵、安慰 ...

忽然覺得K小姐很天真，好像一塵也沒曾沾染過她的心靈。像我這種低收入、低學歷的人，竟然還有讓她能夠稱讚的地方，我想普遍的富家子女應該一早就看不起我這種人，K好像離那位讓我如痴如醉的女生有點遠了。

又或者是我太天真，認為K小姐真的是由衷的讚賞我。

不過無論真與假，我還是很想衷心對K小姐說

我：多謝你，K。

多謝你安慰我這種一無是處的人。

6

在那一夜之後，和K小姐的關係好像又再變好了一點，傻傻的對話好像變得比以前更多。

我：沖涼先。想睡就先睡吧K小姐。

畢竟也是凌晨四時多了，這陣子跟手機好像形影不離的，都是K小姐害我的。

終於洗完澡，我躲進了被窩裡，手提電話的光很刺眼。

我：沖完，睡了嗎？

咦？沒有回覆，是睡著了嗎？

或者真的睡著了，如果真的睡著了就好。不知是不是自己的怪癖，如果對方還未睡著，自己就不能安心的閉上眼。

現在可以睡覺好的了 ...

「叮噠。」

是手機響起的聲音。

K：有冇沖得好心急呢，哈哈。

白痴，原來還未睡著。

我：哈哈你估下。

K：有！

我：都比平時快左啲啲啲啲架 ...

K：會唔會比平時有少少少少冇咁乾淨架？

哈，看著屏幕上幾乎對稱的『啲啲啲啲』『少少少少』，就不其然的笑了笑，笑著為何我和K小姐可以那麼無聊，聊著些無聊事卻可以聊到深宵。

那位富家女大概不會跟一個糖水仔聊到那麼晚吧？

心裡有點兒糾結 ... 哎呀 ...

那麼K小姐應該不會是那個揸著結他的女生吧？

一邊想著K小姐的事，一邊等待她的回覆。而這晚周公比她的回覆還要快來到，不知不覺就把電話握在手中邊進入夢鄉。

翌日早上，
我揉揉惺忪的睡眼，
用手指掃一掃電話的屏幕，
立刻精神百倍；

「 2 new messages from K. 」

每天跟K小姐聊著聊著，竟開始有點淡忘了那女生。原來一刻的感覺真的不是恆久，雖然還會不時想起那女生白皙的皮膚、彈結他的樣子還有那雙特別的虎牙，但好像還不夠K小姐的訊息吸引，每次未打開對話框時也有一股期待的感覺，這種期待的感覺，真的久違了。

嘿。K小姐雖然妳作晚比周公慢了點，
但我真的很想對妳說：
「 有你的早晨便是GOOD MORNING. 」

7

隨著我對K小姐的好感越來越多，我對K小姐真正的身份亦開始越來越有興趣。

一開始跟K小姐閒聊，只是覺得生活太過乏味，難得有個人主動找我，幫我開了個頭，而且又難得的一拍即合，才會開始了奇拿與L的故事。

起初對K小姐的確沒有什麼大興趣，總是把她投射在那個在糖水鋪令我鍾情的女生。直到送外賣那天，在那個雍容華貴的寶馬花園再遇上那女生，我才覺得K小姐不會是她，因為我們的Differences也太大了。

直到把那女生的影子甩開，才慢慢了解K小姐的心底。

她的好，她對著一個睡著了的空氣自言自語；

K: 訓著左？

K: 哈哈睡好點，要不明天上班沒精神。

她的傻，很多東西也不清楚；

K: 乜原來六合彩係買七個number架？

我: 係呀，一直都係架嘍。

K: 哈哈 岩岩仲喺左八個number比人地添。

她天真爛漫，像個小孩子一樣。

漸漸覺得，她比那個在糖水鋪見到的女生還像個天使。

畢竟是閒日，這晚糖水店沒有太多客人。生活忙碌的香港人，上學的放學後又要補習、補課，上班的又要加班，大家都寧願回家休息，怎會有那麼好興致來吃糖水呢。

今晚來的，是一些年輕卻又已經逃過了考試的青少年人，在僅餘空間的年青歲月吃一些西式甜品；也有一些老夫老婦到街裡放狗，在回家之前來吃一碗傳統的中式糖水。

「要碗芝麻糊呀。」那位頭上有著幾根染不黑的白髮的男人跟我說。

「芝麻糊剩係得熱咋，你介唔介意？」

「無凍架 ... 」他在看著餐牌上其他的甜品。

「或者想唔想試下我地最近先整既桂花馬蹄露？凍架，好清涼架。」

「老婆你話好唔好呀？」那男人右手握著他老婆的手，左手則拿著狗帶。

她的老婆點了點頭，笑了笑。

「咁一個湯圓，一個 ... 你岩岩講果個咩桂花啦。」

「好呀，多謝晒。」

拿著寫了的單走回鋪裡，回頭看一看那張桌，那個男人依然握著他老婆的手，很幸福的樣子，真令人羨慕。

當身邊的女人由老婆變成老婆婆時，
你也變成老伯伯了；

她是「婆婆」，
你是「伯伯」。

多麼的匹配，
多麼的登對。

看著人家老夫老妻的模樣，幸福的氣味瀰漫在糖水鋪外面的位置。活像一個幸福的、完滿的「囍」字。

唉，K小姐，妳在剎那在何方，我有說話未曾講。

我打開手機的wechat，一臉死灰，K小姐還未覆我。這晚不忙，沒有什麼好做，就按一按look around看看糖水鋪的同事們有沒有玩wechat啦 ...

咦，原來樓面coey也有玩。
啊，原來洗碗的maymay姐也有玩。
噢，原來其中一個老闆娘也有玩 ...

呃？另一個老闆娘沒有玩wechat嗎？還是 ... 我已經加了她的ID，所以在look around找不到她呢？

難道 ...

K小姐就是老闆娘嗎？

我拿著手機，左手微微的顫抖著，真的很難以啟齒，但我真的想弄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難道老闆娘真的知道我是太枯燥才加我wechat跟我談天？

抑或是老闆娘看上了我，才一直在上班時請我吃甜品？

我要鼓起勇氣 ...

「K小姐！」我把頭稍稍低著，向廚房裡的老闆娘說。

「K乜野呀。十號枱心太軟呀，出野啦雪糕熔啦。」

呢？

「係既，知道知道。」我笑逐顏開。

哈。我怎麼會傻到懷疑老闆娘就是K小姐呢，真是個白痴。

「你既心太軟，請慢用。」

那到底K小姐會是誰啊 ...

我低著頭沉思，在鋪頭外面徘徊著 ...

「靚仔！」忽然聽到一把女聲，好像從遠處傳來的。

「喂，靚仔。」這把女聲連綿不絕的從遠處喊過來，我睜了睜對面馬路，好像沒有途人呀，哪裡來的女聲。

「喂！」我仰仰頭再看過去對面，原來對著我鋪頭的除了是一間越式食店和髮型屋，樓上原來是住人的唐樓。

從窗外看進去，好像是幾個女生合心協力的喊過來對面街。聲音就是由那裡傳過來我的耳裡，穿過一條不寬也不窄的馬路。

我對『靚仔』二字不太敏感，所以一般情況下聽到這兩個字也不會特別在意或者是認為在叫自己。但我稍稍看著那扇窗，裡面的人就驚呼狂叫；而且暴露在街上的男性好像就只有我一個，看來這次真的是在叫我吧。

「... 留意左你好耐架啦！」她們又再喊。

那個是一個名稱，三個字的，但因為我聽力差，又或者是她們口齒不清，我真的聽不清楚她們口中所說的是什麼人。

忽然受到注視，真的有點不慣，唯有走回鋪子裡躲一躲。

「對面樓有班後生女係咁對住我嗌靚仔，唔知乜事。」我對老闆娘說。

「會唔會係你諗多左呀。」老闆娘言下之意，是覺得我太自大了吧。

「應該就係嗌我架啦，不過我諗都係啲人猜輸左要玩嘢掛 ...」

應該是這樣吧。我們以前也年少輕狂過，一班豬朋狗友總是愛用猜『包剪揀』的形式來懲罰輸的那一個人，例如是問一個素不相識的女生拿電話號碼或者MSN吧。我猜現在要玩也是拿FB吧，哈哈。年

少真的太好了。

「佢仲話留意左我好耐添㗎。」我接著說。

「下？會唔會真係有個人留意左你好耐呀？」老闆娘竟然沒有挖苦我，而是很認真的問我。

留意我？留意我很久了的人？

... 那個 ... 會是K小姐嗎？

8

我一點忐忑，一來我真的未曾見過K小姐，究竟K小姐的真面目會是怎樣的呢？會是個氣質美女？旺角少女？普普通通的女生？架著銅絲眼鏡的文靜女生？還是個滿面暗瘡的大肥婆呢？這刻心裡有幾百個女生的模樣在我腦海中轉來轉去，轉得我都快頭暈目眩。

二來是我好像未有心理準備。是嗎？其實我不是一直都很想快點見到K小姐的廬山真面目嗎？此刻有可能把真相揭曉，卻有點兒卻步。

我在害怕什麼呢 ...

「喂，對面啲人好似落左樓啦啲。」剛剛也在鋪內聽我說話的同事coey說。

我還在猶豫。或者這次下來的不是剛剛那些在樓上叫我的人吧，又或者裡面跟本沒有一個人是K小姐。

「出去睇下啦。」Coey突然使出猛力推我出鋪頭外面，我本想用雙腳抓實地面不放，但十隻腳指都在鞋裡面，跟本不能夠抓緊地面。

我經過了鋪頭外閃爍耀眼的燈飾和幾隻不同顏色的晴天娃娃（這是早陣子下雨雨過不停的時候某個同事造的，垂釣在燈飾下。），遠眺對面街，只見到一堆人，當中有男有女，有胖有瘦，有高有短，有長有短，然而我卻鼓不起剛剛對老闆娘說『K小姐』那一份勇氣來追過去對面街。也許，是因為我心中認為，這次遇到K小姐的可能性真的不少。

目送著那堆人越走越遠，慢慢轉角，直至背影也看不見，我才鬆一口氣。

呼。

到底我在想什麼呢？那邊廂又期待著跟K小姐相遇的一天，經常在電話隔著屏幕跟她笑說要快點跟她四處去，去拍照、逛街、吃甜品和奇怪的按摩。

這邊廂卻很害怕追出去的時候，遇到的真的會是K小姐。

這是什麼心態啊。

『講就兇狠，做就有心無力』

膽小鬼。

「叮噠。」訊息的提示聲響起了。

K：好叻啊。

我：做咩黎呀？

K: 無啊，係屋企執完房咋嘛。好叻。

幸好剛剛沒有追出去，否則怎樣大叫K小姐，那班男女也不會有人回應我，我就只會像個瘋子一般亂叫。

我: 哈哈，洗唔洗我幫你按摩下呀。

K: 好呀，噃。

終

看起來，我和K小姐每次的交談也是歡天喜地的；其實並不是的，我也試過惹禍。

我：M小姐喜歡吃什麼東西？

這是在剛剛睡醒時，眼睛也睜不開的時候傳給她的訊息，為了延續昨晚的話題。

K：在問誰呢..

當我看到這句時，便立刻驚醒過來，眼睛由睜不開的狀態轉為眼球也快掉出來的狀態，我想我的睡意給我惹了禍。

我：K小姐！
亡羊補牢有用的吧？

K：衰人！
好像沒有用。

我：對不起。

我親手寫了『對不起，K小姐』在一條紙條上，再用一隻樂高人仔拿著紙條，拍下一張照傳給她。

K：哈哈算你啦。

原來K小姐就是沒有生我的氣，只是跟我開個玩笑，不過這樣才顯得她更可愛、更大方。

不知不覺就八月了，仍然是暑假，天氣也是陰晴不定，認識了K小姐其實都有兩個多月了。經過上次的經歷，更覺得應該要把握每一個機會，不想當自己有幸去到她的婚禮時才祈求教堂裡住著一隻精靈，能讓我說出一句「Hallelujah，CHANCE。」來改變以前所發生的事。真想跟K小姐說出自己心底裡的想法，想跟她說她有多好、多棒，不再是隔著屏幕，而是面對面的交談。

我：幾時再黎食野姐。

K：有機會就黎啦。

我：擇日不如撞日，就今晚啦。

K：你覺得我會黎既話咪慢慢留意下邊個係我囉。

對，我這次可真的想得十分清楚了，是深思熟慮的決定，就是我很想見到K小姐。因為這場遊戲始終要有一個了斷，與其拖下去，不如儘早解決。可惜，面對我連日來的邀請，K小姐只是回答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來應付我。

而這陣子的糖水舖也沒有什麼大事件發生，除了老闆娘經常「不經意」的偷看我在跟誰wechat和不斷揶揄我是個低頭族。沒辦法啦，跟K小姐交談要用手電，不低頭難道仰著頭嗎。

這晚，又來了一陣不受我們歡迎的雨。我看著鋪頭外垂掛在燈飾下的幾隻不同顏色的晴天娃娃，就知道她們失效了，也許她們就像什麼東西也有個保鮮期般，是過了期吧？

「遲啲真係要叫佢再整過批新既晴天娃娃，你睇下，又落雨。」老闆娘氣急敗壞的說著。天氣差是會影響生意的，生氣也難以避免。開了店大概十五分鐘，也沒有人來吃甜品，悶得快要睡著了。

「十個呀唔該。」怎料到踏入第十六分鐘時，竟然一來就來了十位客人。鋪內終於有回一點生氣。
「兩位。」
「四位呀唔該。」
「五位呀。」
「七位呀唔該。」

「開張枱係出面比你地坐好唔好？」

「五位。」

「唔好意思呀，要等一等啦。比張飛仔你地先呀，麻煩晒。」

雨下個不停，但這晚卻十分異常，客人竟然也來個不停，源源不絕，客人竟多到要在出面撐著傘子等位置。

這晚我也忙得分身乏術，連拿電話出來跟K小姐聊幾句的時間也沒有。

「等一陣呀麻煩晒。」我又再一張『飛仔』遞到客人的手中。

「喂喂，小姐唔好意思呀，要拎『飛仔』呀。」我看到一個女生匆匆的擦過我的身邊而過，我轉過頭把她叫停。

「係呀？唔好意思。咁一個呀唔該。」那女生把頭回過來，我們四目交投，她說話時露出了那雙虎齒，是她。

霎時間看到她，整個人都愣著了，不知如何反應是的。足足呆著了三秒，我才反應過來，看到那兒四人枱只得三個客人坐著，有一個空著的位置，就安排了她到那邊坐下。我就去了忙別的東西。

「唔該。」她向我揮了揮手，我看看四圍的同事，看來此刻只有我有點時間幫她落單。我不是心虛，只是怕自己會再次迷上她，對K小姐太不公平了。

「想要啲咩呢？」

「芒果窩夫呀唔該。」她對著我笑得很甜很甜美。

「多謝晒。」我極速轉身拔腿就跑回店內，我真的怕我看多她一眼，會被她的笑容融化。

「我喜歡的是K小姐。」我在心裡提醒著自己。

大概二十分鐘後，我從店內偷偷的看一看外面，她已經把窩夫吃完了，還把錢放了在桌上，然後就打算動身離開。咦？她好像在朝向我那邊看啊。我立即縮回自己偷看的雙目，然後再看出去，她已經打開了傘子，在滂沱大雨中靜悄悄的離開糖水店。

呼。終於鬆一口氣，我走出去把吃完的碟子和錢收回，把錢放進收銀機，而碟子即交給了洗碗的may may姐。

「咦？邊個客咁搞笑，隻碟寫左個K字既。」maymay姐說。

K字？我立即把頭伸過去，再把碟子搶過來。

原來白色的碟子，沾滿了黑色的巧克力漿在碟的四周，然而碟子中間的位置是白色的，呈現了一個白底黑邊的英文字母 - K。

K小姐？

怎麼我剛才沒有發現，是因為我收碟子的時候倒轉了碟子所以看不見嗎？

「K小姐... K小姐...」我唸唸有詞有說著。

「又K乜野呀你。」老闆娘對我說。

「我要出一出去呀。」我一邊跑出店外，一邊對著老闆娘說。

雨依然下個不停，它們不斷拍打在我的身上，我拿出了手機不斷發訊息給K小姐，一邊跑著。雨滴了在電話的屏幕上面，感應變得有點差，我用拇指不斷拭著屏幕上的雨點，繼續發出訊息。

我跑了幾個街口，終於看到那個纖纖的背影，妳會是K小姐嗎？

我一股作氣的追上去，風吹向我的面上，雨水則隨著風飄過來我的臉，沾濕了我身體的每一吋，頭髮都濕透了。

越追越近了，我繼續轟炸式發訊息給K小姐，隱約聽到前面那個女生那邊傳出「咚咚咚」的聲音...

「K小姐！嘎...嘎」我大喊，當中還夾雜著急促的呼吸聲。

我保證她聽到從我口中喊出的這三個字...

她緩緩的轉了身，從下到下的看著我，然後走過來我的身邊，撐著那把細小的縮骨傘為我擋雨。

「妳真係K小姐？」雖然有點難以置信，但我還是問了出口。

「嗯，L先生。」她輕輕的點了點頭。

是真的嗎？

難怪K小姐的頭像是我店的窩夫。

K小姐愛吃窩夫，而眼前的她今天來吃的也是窩夫，送外賣的那次也有窩夫，她朋友生日時那枱也有點窩夫。原來喜歡我店的高夫的K小姐就是她？

那個令我一見鍾意的女生就是K小姐？富家女也是K小姐？眼前這個女生就是那個天真無邪、像個天使的K小姐？

「我知你好愕然。不如你就聽我慢慢講啦。」雨依然不斷的下著，但我願意聽她說，因為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其實，由我第一次見到你既時候，我已經好想識你。果次係我朋友既生日，我地成班人黎左你做既糖水舖食野，見到你咁用心幫我朋友點蠟燭，就覺得你好好，同埋好得意。」她笑了笑。

「然後，就係食緊野既時候，我同左我既其中一個朋友講，原先我都係諗住講下就算，點知佢就暗地裡幫我search左你既wechat ID。之後，佢仲比左你既ID我，叫我把握機會。」

「然後係一晚，我終於鼓起左我最大既勇氣，用K小姐既身份搵左你。」

「點解你要依家先同我講？」我忍不住問她。

「你聽我講埋先。其實我可以用K小姐既身份搵你、同你傾計，我已經覺得好開心。我根本冇諗過仲可以點樣同你再進一步，所以我都唔想刻意去食糖水。直到果次，我去左果個幫我搵你wechat既朋友屋企玩，佢去左沖涼既時候，我就幫佢應門，原來係佢叫左外賣，而送外賣果個人正正就係你。我真係成個人呆晒，我知道嗰個機會係好難得，所以我開口問左你一句話，但你就好冷淡咁回應我。」

原來她不是富家女，富有的只是她的朋友。

「不過，你對K小姐既反應就好唔同。你會同K小姐講好多關於你既事，有時又會攞下笑，又會關心K小姐，總之你對K小姐就好好啦。所以，我更加驚如果你知道K小姐係我，你對K小姐既幻想可能就會落空，因為你果次對住現實既我同對住K小姐根本就係判若兩人。」

「不過，我朋友同我講左一句話...
佢話『妳唔想做一樣野可以有九千幾個借口，但如果想做一樣野，只要一個理由就足夠。』，因為佢嗰句話，我決定左黎搵你，就係我要飛去外國之前，因為...我真係好想表明我自己既身份...」

「最後我都係鼓唔起勇氣親口同你講聲L先生，我只好留低一個K字，希望你可以睇到...」

「哈哈，講左咁耐我都未講我真名，其實呢...
」也許她見我久久都不發一語而感到尷尬，決定稍稍岔開話題。

「妳唔洗講啦。」我一臉認真的說。

「我唔洗知道妳叫咩野名，我只要知道妳係K小姐就得啦。其實，由我第一次見妳果時，我已經對妳有好大既好感，因為妳既外表、才華都有別於普通既女仔。但係我漸漸發覺我因為你既外表而產生既好感，完全唔夠我因為K小姐既性格而產生既好感大。我真正鍾意既係天真爛漫、好心地、傻傻地既K小姐，而唔係果個好靚既女仔。」

「K小姐，我捉到妳了。妳... 可唔可以... 做L先生既女朋友呀？」我慢慢的吐出這句埋了在心裡很久的話，那句我認為在現實中我不會說得出的話。

「嗯。」K小姐不斷的點頭，眼眶充滿著淚水。

雨依然下個不停，街上狼狽不堪的人也因為在大雨中站在路中心說話的我和她而感到好奇，不斷投以個怪怪的眼神對著我們。

「好YEAH！」我大喊了出來。

途人聽到我大喊，更加覺得奇怪。

「嘻...」她的笑聲依然動聽。

「哈哈。L先生，你唔記得除圍裙呀。」她指著我糖水店的圍裙，笑得比剛才更大聲。

「哈哈。」我也笑了。

這晚是下著滂沱大雨，而兩個月前的那個夜晚也是下著雨。

不同的是，

那夜是她先找我。

而這夜，

是我找到了她。

她撐著細小的傘子，把我送回糖水店。在這細小傘子下，我倆令這把雨傘變得更美、更浪漫。

*

「覆返你一次呀。兩個心太軟，一個配云尼拿雪糕，另一個配朱古力雪糕。」

「無錯。」

「多謝晒，幫你收返個menu呀。仲有，心太軟大概要等十至十五分鐘。」

已經踏入七月了，往英國交流的K小姐也應該差不多回來了吧。

對了，幸好她說的去外國只是一年的交流，一年後她也是會長駐在香港的。

這一年，真的十萬分感謝發明skype的那傢伙，縱然相隔兩地，也有著時差的限制，但只要一人走多一步，我們不限於以前隔著屏幕看文字訊息，還能見面。

雖然是有點不方便，但總比什麼都沒有好。

K小姐很緊張我的說，她最常問到的一句話就是

「你有冇周圍識啲客呀？」

「或者冇比黎糖水鋪啲客識你？」

唉，你以為糖水仔真的是那麼馨香嗎？

這夜又是忙碌的一夜，真想見妳一面啊，K小姐。

「兩位呀唔該。」

「好埋黎喱邊坐呀。」我趕緊收回剛剛因為要上高登而不斷按著的手機...
咦？慢著，怎樣這聲音那麼熟悉的？

「L先生。」

「兩位？妳做咩偷偷返黎唔話我知呀，同邊個黎食野呀。」我抬起了頭，十分緊張。

「同我男朋友食囉，我既男朋友呀... L先生。」她撓著我的手臂，看著我笑了笑。

我朝向廚房裡的玻璃窗內看，兩位老闆娘隔著玻璃窗看著我和K小姐，也笑了笑，是批准我在上班時候偷懶吧。

「兩位喱邊坐呀。」我撓著她往餐桌，笑得眼睛都眯起來了。一邊走一邊凝視著她，那個L先生很久也沒見過的K小姐。

糖水店，本來就是想讓人感到幸福、快樂。

當妳們看到色彩繽紛的糖水店時、吃到甜蜜蜜的甜品時、嗅到香氣四溢的甜品時，請記起我。
因為，
我係一個糖水仔。



- 完 -